

天津人民出版社

郑致光主编

张伯苓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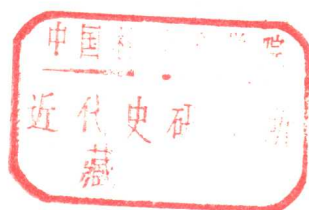


张伯苓传

郑致光 主编

郑致光 编著

杨光伟



天津人民出版社

K 825.4
62
1

张 伯 苓 传

郑致光 主 编

郑致光 编著
杨光伟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5.25 印张 5插页 117 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7—201—00223—6/G·69

定 价： 3.25元

117201



青年时期的张伯苓



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严范孙（前二排右）、
张伯苓（前二排左）与周恩来（前排左三）等在东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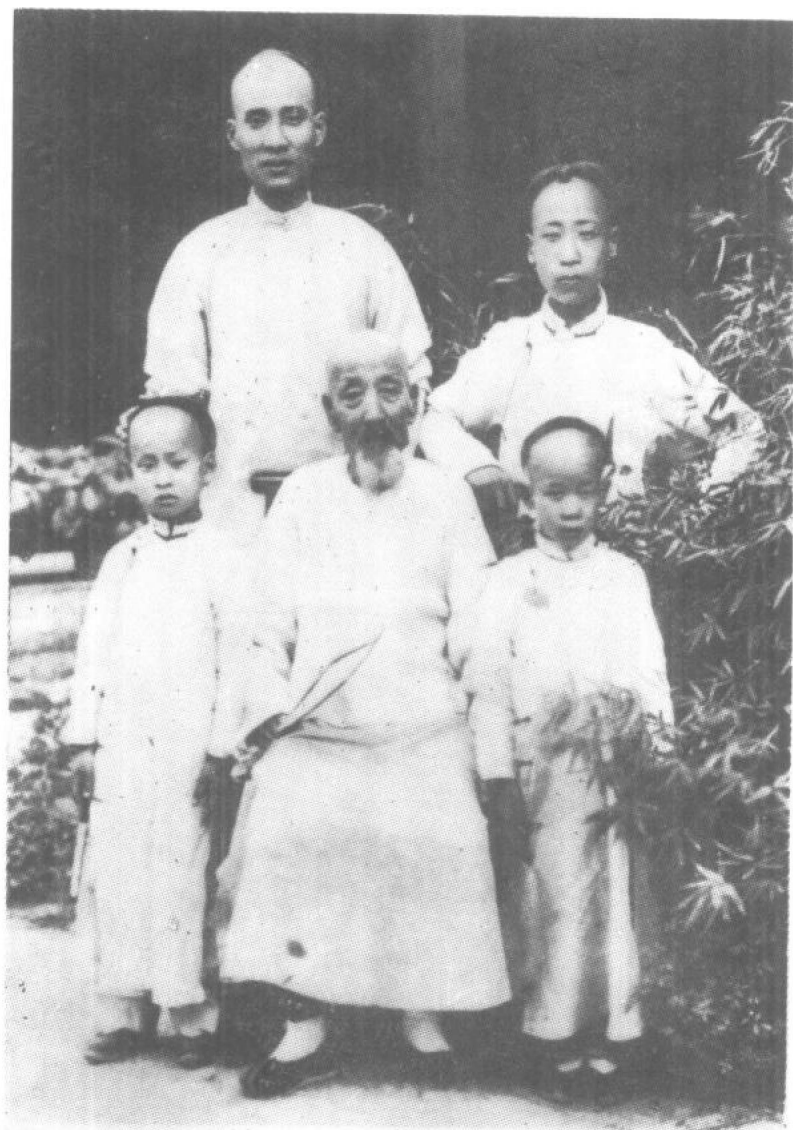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前二排：张伯苓（右七）
严范孙（右九）黎元洪（右十）卢木斋（右十一），后排：周恩来（左一）。



一九三五年，我中華足球隊在張伯苓率領下，參加愛羅鼎國際大賽，奪得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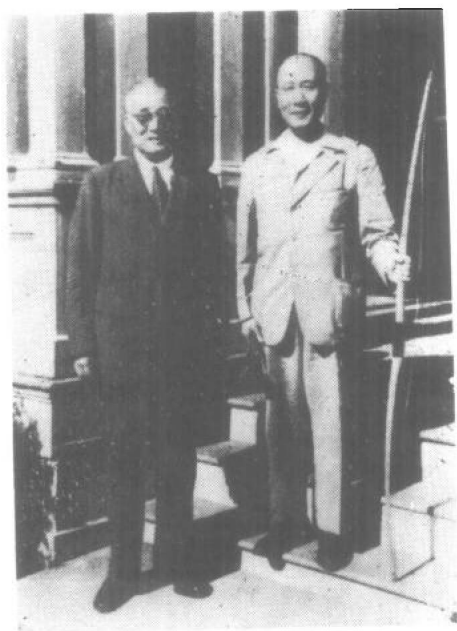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海校友歡迎張伯苓由美返國。



张伯苓（左后立者）与其父张云藻摄于一九〇八年

张伯苓与夫人等合影



张伯苓与其胞弟张彭春
(右)一九四六年在美国纽约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生于新旧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文化中成长，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新文化，参与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斗争。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国家和民族遭受屈辱，他感到专恃“船坚炮利”，还不能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于是他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摸索奋斗，颠仆踟蹰，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学校、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致力于兴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治学精神，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他毕生的事业，证明他确是一位实践“教育救国”的爱国教育家。

目 录

一、风华壮志	(1)
二、严馆时代	(5)
三、创办中学	(11)
四、早期教育方针	(16)
五、基督教与“爱国心”	(21)
六、南开大学的创立与发展	(26)
七、艰苦创业 廉洁奉公	(31)
八、别具一格的“修身课”	(37)
九、善用贤能 知人善任	(41)
十、爱才、识才、育才	(47)
十一、从仿效西方到“土货化”方针	(52)
十二、强我种族 体育为先	(58)
十三、倡导自治 重视群育	(64)
十四、北方话剧运动的摇篮	(69)
十五、从“女中”到“研究部”	(76)
十六、“公”“能”校训	(81)
十七、从“九·一八”到“七·二八”	(86)
十八、重庆——南中	(92)

十九、津南村的曙光·····	(99)
二十、“我的政治梦”·····	(104)
二十一、胜利后复校·····	(111)
二十二、出任考试院长的前前后后·····	(120)
二十三、晚节可风·····	(125)
二十四、遗嘱·····	(131)

张伯苓大事年表

后 记

一、风华壮志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字行，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先世祖籍山东，自清初即在运河以航运油粮杂货为业，为经营便利，乃举家移居天津河东。最初开一船行，名“协兴号”，专养楠木船，贩运油粮杂货，往来南北各地。经几代经营，家道日益兴旺。其祖父张虔，弃商习儒，为国学生，因屡试不中，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家财丰裕，不以科举功名为重；但却酷爱音乐，醉心骑射，不惜金钱，访求名师，一切乐器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原配早逝，继娶杨氏。由于其父嗜好音乐，不事生产，以致家道中落，生计日益艰难，乃在家设帐授徒，教授各种乐器，以维持生计。他后颇悔过去荡尽家产，未能立业，乃决心让子女受良好教育，学有所长，俾能奋发自强，重振家业。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当时，富裕的家庭都设家馆，延聘教师教其子弟。张伯苓由于家道中落，只得到同族人的家馆中借读。不久，这个家馆告停，张伯苓失学后又托人入一义塾学习。义学，在当时是专收贫穷子弟入学的场所。塾中每天给每个儿童十二两面食及少量笔墨纸张。张伯苓虽承受着当时的“白眼”和讥讽，仍坚持每天进义学，没有自暴自弃。他白

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这种义学中也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少年时代的张伯苓又鉴于当时所学的八股文麻醉民志，未投此道。1891年，十六岁的张伯苓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开始学习“新学”。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前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当时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即使节假日也未曾稍懈。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

严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潮介绍过来，在当时起了鼓吹变法图强和提倡维新运动的积极作用。他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认为“开民智”，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他翻译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观点，激发人们救亡图存的思想，对张伯苓后来的思想影响较深。严修、卢木斋等对当时严复的译著，也是赞叹不已。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回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入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

舰队实习，正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战役。九月十七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1895年一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二月十二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他年方十九岁。因无舰进行实习，只好回家等候派遣。

1895年九月，张伯苓在北洋水师航海科第五届毕业。翌年，他被派往通济舰服务。就在这一年（1896）的二月二十一日，张伯苓奉父母之命与王淑贞女士结婚。王夫人身材高大，且比张伯苓年长三岁。她秉性勤劳、贤慧，婚后，对张伯苓深为敬重，一生情好无间，是张伯苓的贤内助。张伯苓也常说他一生事业的成就与这位贤内助是分不开的。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字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永久占领权后，三国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

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了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一个年轻的海军官佐第一次参加对外交涉，就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在海军中是报国无望了，决心从海军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覆没，海军提督丁汝昌仰药自杀。这次大失败的教训，鼓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

张伯苓从海军退役后，尽管生活没有着落苦闷彷徨，也不肯就任都督衙门当翻译的职务。他苦苦思索，认为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人相遇总是节节败退，其致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体质软弱，知识落后。国家软弱至此，如不自强，无以图存。而自强之道，他认为端在加强民智，锻炼身体。认为唯有从教育青年入手，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这就是张伯苓经过思索之后得出的结论。从此，张伯苓就以私人创办资产阶级教育的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二、严馆时代

所谓严馆时代，是指自1898年严馆开办时起至1904年敬业中学堂正式成立为止，先后有六年。

1898年，是戊戌政变的那一年，1904年则为日俄开战和日英缔盟的一年。可见，严馆之开始与结束，正是国家处于变乱和忧患多事的年代。

甲午战役北洋海军覆灭，张伯苓赋闲在家。当时科举虽还未废，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创办新式教育，培养新人，也反映了当时普及全国的革新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教育，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可见，张伯苓从事教育生涯是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人们常说：“没有严范孙，就没有南开的诞生；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的成就”。张伯苓本人也常说自己能遇到严先生是“个人万幸”。他曾在一次秋季开学典礼上说：

“真万幸遇到严先生，让我去教家塾。严先生之清与明，给我极大的教训。严先生作事勇，而又不慌不忙。有人说，旁人读书读到手上来了，能写能作，或是读到嘴上来了，能背能说，而严先生读书，真能